

平凡人生

## 幸福的砝码

□原著：波文 雷契尔[美国] 编译：李克红

在和艾娜结婚的婚礼上，我们的司仪莫林先生让我们参与做了一个游戏，参与了这个游戏的除了我和艾娜，还有我的父亲和母亲，以及我的祖父和祖母。

在婚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莫林先生拿出一台天平和两盒砝码。他用黑布蒙住我和艾娜的眼睛，把砝码递到我们手中，他对我说：你们根据自己的感觉往天平上放砝码，看是否能让天平保持平衡。

这是一个有趣的游戏。我们打开盒子，从里面拿出砝码放到天平，可是当我放到第五颗的时候，我就听到了“咣”的一声，然后我听到了舞台下的人们在哈哈大笑。莫林先生解开我们脸上的黑布，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到天平上的砝码已经全都落到了桌面上。这意味着我们失败了。

莫林先生接着邀请我的父母上台。他也用黑布蒙住了他们的眼睛，然后让他们重复我们刚才的这个游戏。很显然，他们配合的默契程度要远远超过我和艾娜。父亲和母亲都一颗一颗地往天平上放砝码，天平一直保持着平衡。但是很快，爸爸的节奏比妈妈要快了一些，天平开始往爸爸这边倾斜了。爸爸感受到了不妥，他告诉妈妈不能再放了。他们停下了

## 外婆

□蔡昌顺

窗外的秋风起了，我无意中拾来的三角梅已踩着秋霜凋落它最后一片花瓣。

午夜的我，醉意未央，伫立风中，只看得见人影瘦长。好吧，既然已是深秋，我亦无法挽留，此时，且摒弃尘世间的纷扰，再看看我的早已错过花季的栀子花。悄然行至窗前，哦！我的天呐，她居然有两三个含苞待放的花蕾！我虽一生酷爱花的芬芳，但总是粗枝大叶，忘却它们盛开的花季。

我的外婆是童养媳，她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土改乡长，女强人。外公大约是七十年前民国政府的校长，国民党员，自己称是左派，但文革中被打为右派，遭批斗100余场次，戴高帽批斗那是家常便饭，他却历经磨难而不衰，出乎意料，高寿，95岁寿终正寝。

外婆比外公大三岁有余。据说，外公是民国期间桑植46大文化名人之一，也是香港大公报的特约撰稿人，经常有诗歌、文章见诸报刊，其中对外婆的赞美之辞，如今亦耳熟能详。外婆是一生钟爱栀子花的，外公当然也喜欢栀子花呀，但后来也钟情三角梅了，大约是我们内山县第一个饲养三角梅的吧。旧社会，读书人或者大户人家总要讲究个三妻四妾，大约是时尚吧，外公总是谦虚的认为他还没太有男人气，总归只两房太太。我还有个小外婆（偏房），她也是旧社会的女子，小脚女人，没文化，只知道嫁鸡随鸡而已。

冥冥中，外公的一生就和新旧政权以及我的两个外婆纠缠在一起。小时候，对小外婆颇有成见，总觉得她是凭年轻一点，插足成功所以愤愤然！即使她对我母亲宠爱有加，或者袒护我辈有余，却总觉得她是理亏使然。

慢慢地我在两个外婆的纠结中长大。我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他这样回答我，所谓爱情，即是男女间一种奇妙的感情，它具有唯一性、独占性、排他性。我曾经试探过我的外公，两个外婆究竟谁才是爱情？他至死都没有认真地回答过我。

我对我外婆（童养媳、正房）的崇敬，是因为她10岁起来到外公家，曾经以未婚妻的名义牵着我七岁不到的外公趟水过河上私塾，而她在私塾

来。当莫林先生走过去解下蒙在他们脸上的黑布时，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舞台下的人们也给了他们一些掌声，虽然他们的天平有些倾斜，但毕竟上面的砝码没有落下来。

最后被邀请上舞台的是我的祖父和祖母。他们面带微笑看着彼此，莫林用黑布蒙住了他们的双眼，并且将两盒砝码递给了他们。祖父和祖母手牵着手，他们把整盒的砝码全部都放到了天平上去。天平非常的平稳，一点倾斜也没有。舞台下的人们吃惊而困惑地看着他们，莫林先生取下他们脸上的黑布后说：你们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把整盒的砝码放上去吗？

祖父说：不管是在爱情里还是在婚姻中，只有双方都心甘情愿地付出所有，才能让爱的天平保持平衡。祖母说：爱和婚姻都是两个人共享的，爱就要毫无保留地去爱，任何一方的保留、猜忌或怀疑，都无法使爱情走向永远。

舞台下的人们顿时鼓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是我和艾娜的婚礼，也是我们接受到的关于爱和婚姻的美妙一课。

没错的，爱情就像天平，砝码就象征着彼此的真诚与信任，只有放上彼此所有的砝码，爱的天平才会保持平衡，生活才会永远幸福。

孙犁在给铁凝的信中写道：在农村，是文学，是作家的想象力最能够自由驰骋的地方。我始终这样相信：在接近自然的地方，在空气清新地方，人的想象才能发生，才能纯净。铁凝高中毕业就投身到农村生活中，宁静纯朴的乡村，诗一般的绿水青山，成为她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这封信的时代和现在隔着几十年的岁月洪流。这期间，我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们曾经为了追求发展速度破坏了绿水青山，吃够了苦头付出巨大代价后，终于认识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城市繁华热闹，但也拥挤喧嚣，

它缩小了人们的活动空间，似乎也限制了作家的想象空间。很多好的文学作品都得益于大自然绿水青山的滋养，不少作家都有乡村生活的经历，他们从乡野的纯朴宁静中获得真善美的体验，激发了内心的灵感，创作出优美温暖的文字。

汪曾祺说：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博大广阔的自然给了他灵感，他那灵动亲切的文字处处透着大自然的淳朴温情。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更是以乡下人自居，他的《边城》字里行间流淌着大自然的纯洁美好，散发着诗意自然、亲切乡土的气息。

我也像这些作家一样，喜欢徜徉

在乡村的绿水青山间，让心灵享受那独有的闲适与温情。每到假期，我都会到周边的乡村嬉戏流连，一看到掩映在绿水青山间的乡村，特有的缱绻之情就会不由自主袭上心头。

初秋的一个周末，我又来到乡村，眼前寂静悠然，蓝天白云飘逸，山野间木葱茏。园子里，油菜花格桑花兀自开放，农人不疾不徐侍弄着菜园，孩子们和小狗在田间自在玩耍。这闲适宜人的田园美景让我内心的焦躁阴霾瞬间烟消云散，整个人变得轻盈，舒爽。

平日工作忙碌，身体走不出城市，我就忙中偷闲，手捧一卷书，让心灵走出城市，在绿水青山间旅行，

读着那些乡土气息浓郁的文字，仿佛自己真的穿越了时空，走进了乡村，顿觉在大城市格子间迷失的心灵好像找到了归宿，那颗流浪漂泊的心很快恢复了平静。

我常常想人们何以如此痴迷于绿水青山？有一天在森林里挖野菜，闻着甘甜清新的空气，看着阳光透过树林落下斑驳陆离的光影，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突然让我明白：人终归是大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森林里，大自然才是人类心灵的真实栖息地。那绿水青山既是金山银山，也是我们无论身居何处都割舍不下的精神家园！

## 归故里

□唐雪元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一首《乡愁》，读来让人泪水涟涟。

乡愁难以排解，却可以寄托深情。我自18岁那年从故乡湖南的小山村参军来到大西南的四川，至今已是23年。来，故乡，于我来说，是永远挥之不去的乡愁。而故乡的村庄，村庄里的老屋，更是温存在心底的那块最柔软的牵挂，任时光变迁，岁月流转。

其实变迁的不止是时光，还有故乡、村庄、老屋、故人。

关于故乡的最早记忆，只能追溯到小时候。

一九七七年农历十二月，我出生在一个叫乐堂湾的村庄，正是人民公社即将解体的时期。据母亲回忆，在生我的当天，她为挣工分还与大家一起挑牛粪，累得不行。结果当天傍晚，就生下了我。估计是挑牛粪压的。

母亲曾这样调侃，话中带有明显的辛酸味。

等到七八岁记事时，农村已经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我家是六间简陋的土木结构房，中间三间用来居住，右边一间是厨房，左边一间一隔为二，一边用来喂猪，一边放置农具及杂物等，破破烂烂。整个村庄家家户户几乎都是这样三面土墙、泥巴封顶、屋檐低矮、门窗简陋的土木房子，既不美观也不漂亮，黑咕隆咚土里土气的。和我一般大的孩子都出生在这样的土房子里并在此度过了缺衣少吃的童年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春风吹拂着农村的角角落落，人们闭塞落后的思想随着社会的开放也发生着细微变化，头脑灵活的人们开始出门搞副业，去煤矿挖煤、去工地当小工。

搬砖背水泥，抑或筹点资金开个小卖部等。勤快的人总是能挣着钱，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改善着家里的住房和生活条件。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家乡掀起了一阵盖房热，通过几年的农业积攒和副业带来的收入，家家户户开始翻新或翻盖土房子，农村里普遍把这时期盖的房子叫做“砖瓦房”，模式基本上不再用土墙土砖，而是换上喜庆的红色机砖，再装上木制的房门和双层玻璃窗户，房间内同样铺上红色的地砖。如果条件再好点的话，在屋檐前廊上刻有雕花的木板和飞檐兽头，油漆彩绘，又耐看又洋气。我家也不落后，在母亲日夜操劳下，外加做泥瓦匠父亲的积攒，也翻新了六间砖木土结构房子，院子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几年下来，村庄里那低矮、黑暗而笨拙的土木结构房子被新式的砖木结构房子取代了，一改灰头土脸的时代，呈现出蓬勃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

不知什么时候起，村里悄然盖起了第一栋两层高的小洋房，纯粹的砖木结构，红砖红瓦，双檩双梁，双层钢窗，端庄大气，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让人又羡又妒，惹得多少村民在暗夜里辗转反侧。

形势逼人，这竟然成了他们的奋斗目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过几年，前庄后村，一栋栋洋房如雨后春笋般刷刷拔地而起，一下子点亮了农村的贫瘠与单调。

一九九六年冬，我参军入伍到了大西南的四川，在军营一干就是八年。在这期间，大学毕业的大哥在老家旁边也新修了一幢两层楼的楼房，不久喜结良缘，继而又有了我的第一个侄儿。

人在军营，心系故乡。进入新世

纪，社会发生着深刻变革，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给农村、农民带来了新的机遇。

乡亲们也有了更多的挣钱门路，见识更广了，思想也更活跃了。有人跑运输、有人搞建筑、有人做生意、有人当老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新的东西也迎面扑来，老百姓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与日俱增：购了大彩电，买了小汽车、用上了自来水、接通了天然气。

后来，为了解决出行难问题，村庄全都打成了水泥硬化道路，彻底告别了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历史。无论晴天雨天，转一圈鞋子干干净净的，完全可与城里的柏油马路媲美。

2009年，农村又掀起了一阵危房改造热。新建的房屋有钢筋混凝土的构造柱、底圈梁和顶圈梁等防震设计，还有铝合金的门窗封闭大玻璃，又结实又宽敞又亮堂。老百姓可乐坏了，国家补助一部分，自己再掏一部分，亲戚朋友帮工帮料，旧房换新房。不少人家还配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如今，就连村里最贫困的农家也盖起了五间新式大房子，窗明几净、屋暖人和。家乡上了年纪的老辈聚在一起唠嗑时，总是感叹：先前住茅草屋那会，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现在的娃儿，福气好嘞，一筋斗下来就掉在了金窝银窝里！

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美丽中国这一概念，而美丽乡村建设则是美丽中国建设中的重要环节。于是，家乡接下来的新农村建设更是让村庄旧貌换新颜。这其间，房子的功能也更趋完善，客厅是客厅、卧室是卧室，厨房也实现了分离，还有专门吃饭的餐厅。整个村庄道路干净、房屋整齐、白墙红瓦、绿树成荫，真是家家有新房，处处有新村，新房连新村，一派绿树村边合，青

山沟外斜的美丽田园场景。

而今，故乡的原貌、村庄的老屋已一年一年被抛在时光的记忆里。但这是欣慰的记忆，更是幸福的过程。

2018年，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一个个村庄沐浴着改革的春风，将会搭上政策的顺风车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尤其让我倍感振奋的是，在老家建筑公司任技术总监的哥哥，又亲自设计了一个四合院施工图并于去年8月动工，主体工程现已全部竣工。堂妹唐小英拍来照片发我，直赞道：哥，你好看漂亮好气派，你现在住的是过去地主老财的屋子了！

今年八一前夕，我回故乡参加战友聚会，特地回了一趟老家，此情此景，让我百感交加，得曲一组《正宫端正好 故乡行》

绿萦萦柳丝疏，细微微风荡。归故里旧梦牵肠。二十三年别绪层漾。不由我四下里频张望。

【滚绣球】街巷宽，村路长。一条条砼街通畅。一排排樟树遮阳。喜鹊鸣，紫燕翔。一座座小楼明亮。一垄垄田亩清香。山清水秀心神旷。笑好日子！现在的娃儿，福气好嘞，一筋斗下来就掉在了金窝银窝里！

【倘秀才】不见了荒溪野塘。不见了凄凉乱岗。也不见了满地垃圾臭气扬。偏远山区披锦绣，疾苦平民换新妆。圆了梦想。

【醉太平】这厢里鲤鱼闹塘。那边儿满地肥羊。仔猪满圈乱嚷嚷。怎叫咱睡晌。想当初一家老少空惆怅。两间茅舍随风荡。三天两顿闹饥荒。不由得泪珠儿两行。

神州大声春风拂面来，惠民决策强。用勤劳致富精神爽。天翻地覆的变化全靠党。



路遥知马力 苗青 摄



## 古风新韵

## 古风八首

□朱明先

回望南湖  
当年聚续南湖船，山河破碎日行偏。  
十三志士立世约，桃花源里可耕田。写在共和国七十周年国庆大典  
万世乾坤开新篇，普天同庆七十年。  
谁立潮头迎风舞，东方驶来护航船。中国女排世锦赛夺冠感怀  
既越丘壑上峰巅，万水千山只等闲。  
勤师未有歇马时，东征誓驾云彩还。向家萍村扶贫感怀  
昔日穷在金山下，饥容常厌二月花。  
如今方知风光好，笑迎远客住我家。秋思  
临溪常恐水湿身，行舟偏爱月近人。  
斗转欲从浮云消，青竹一叶隔红尘。卸甲吟秋虫惊梦  
一山松云隔嚣尘，暂卸甲衣寄此身。  
夜半频惊林中语，月下俱是读书人。惊诧北溪沟香色  
客楼忽散串串香，东风无力解羽裳。  
借问土人街何名，却道当年是穷乡。怀民盟先贤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  
当年碧血染春城，至今犹闻青杠声。  
殉道路上多义士，齐史有种步后尘。

## 游太平山

□吴雨翰

周日，天气晴朗，日头正好，遂约上三五好友共游太平山。初驶入太平山山脚，道路骤然变窄，风被挤压变形，从高峰倾巢而下涌向地面，瞬间消散了不少暑意。附近的客栈刚刚开门，两三闲人坐在门口谈笑风生。

再向前行驶三五公里，两边的民房渐渐多了起来，或高或低，或新或旧，或小楼或平房，都渐渐裹起炊烟。那些被太阳晒焦的草木香混合着从村民房里钻出的柴火香，一丝丝一缕缕，在空气中不断缠绵和变化，竟

让人想起儿时在老家的那些日子。在读书前，基本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经常和小伙伴们沟里翻螃蟹地里摘豌豆，小小的一块糖也能含上一整天，要是想再吃点儿其他好的便赖在厨房不走，求着嚷着让奶奶生火炒腊肉。土砖瓦房里堆着的灶台三宝

攀着架子的豇豆和丝瓜，挺立的玉米，茂密的红薯叶，无不蓬勃着生气。

开过平坦的公路，便是一片石子路。下车后沿着道路走几步，视线豁然开朗起来。一条小河蜿蜒着，从农家深处缓缓流出，在小水坝直直落下，站在岸边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雾气。几位游人攀着岩壁凸起的石头往坝底走，在潭边，享受着水花直接溅在身上的惬意。继续向前走，路上游人越来越少。但见岸边零星坐着

几位垂钓者，微风徐徐，浅溪潺潺，心里蓦然开朗。一天的疲惫全消散了。再加上身后都是葱郁的树木，层层的小山，抬头便能看见几株松柏横插在刀削似石峰上，突然觉得什么都释怀了，只是单纯的欣赏着这美丽的景色。

落日的余晖渐渐晕开，落在岩壁上，落在松针上，带着些许粉色的梦幻，一起沉入山底。入夜了，虫儿叫着闹着，催我回家了。